

圣元集林

明清书画谈丛

朱万章

明清书画谈丛

朱万章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书画谈丛 / 朱万章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1

(至元集林)

ISBN 978-7-5596-2327-0

I. ①明… II. ①朱… III. ①书画艺术—美术史—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IV. ①J212.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7641 号

Copyright © 2019 by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明清书画谈丛

作 者: 朱万章

出版监制: 刘 凯 马春华

丛书题字: 陈丹青

责任编辑: 唐乃馨 周 杨

封面设计: T-Workshop

内文设计: 一千遍工作室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2 千字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5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2327-0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243832

“至元集林”丛书

学术顾问（依年齿为序）

叶嘉莹 楼宇烈 薛永年 龚鹏程 刘跃进 蒋 寅 杨念群

常任编委

谷 卿

策划人

唐饮真

至元社

北京 上海 广州 香港 台北 高雄

总序

时移世易，从“整理国故”到“批判清理”再到“全面复兴”，百年以来的学术命运正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在万象纷呈、众声喧哗的今天，如何跳脱旧窠、摒除干扰，并以更平和的心理与更审慎的态度，实事求是、求其所是地想象和认知古典中国，是我们志于且乐于探求之事。

“至元集林”所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初见它的构成者各不相关，置于一处却成为一种精神的全息图景；它意欲凝聚精致的学问，其间睽违已久的可贵性情亦随之而来；它发扬的是古典学术与文艺中的“为己”传统，或也彰示了对当下与未来的种种责任。

我们既不为命令和恳求而研究，也不为炫夸和苟且而写作，我们仅是把一种表里如一的专注和切实如需的主张透过我们感兴趣的话题和对象呈现出来，虽仅寸心所感，却相信能以心传意、心心相印。

一个漫长的历险已经启程。我们在此无意发表什么壮伟“宣言”或许下何等“宏愿”，唯愿多年以后回顾斯时，仍有那股久违的安然和欣慰。

谷 卿

2016年6月30日于社科院文研所

序言

万章兄的美术史研究和写作是很有特点的。因为他曾经在广东省博物馆工作，接触了大量该馆所藏明清书画，因此，可以这么说，他的书画研究是基于馆藏明清绘画而展开的。当然，他不仅仅局限于馆藏和明清绘画史的研究。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绘画史研究专家集中在博物馆界，和院校系形成了主力的两翼。博物馆界的绘画史研究往往与馆藏有很大的关联，表现出了研究上的特色。

明清绘画史的研究是一个极其普遍而又复杂的问题。普通是因为明清绘画史的研究在整个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中，文献资料相对较多，从事研究的人数也最多，正是因为这种种的多，而有了研究上的难度，如果不在别人的残羹剩饭中找饭吃的话，就需要另辟蹊径。那就要多看原作，多发现和收集原始资料。就一般资料而言，一个历史时期的史料有穷尽的时候，尤其是明清时期。因此，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去发现新的内容就成为一种途径，如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合作研究各自所藏的《抗倭图卷》与《倭寇图卷》，利用红外摄影而意外发现了旗幡上的文字，从而解决了与之相关的难以破解的问题。可是，这种新的科技手段并不能为一般的研究人员所把握，即使把握了也不能得到拍摄原画的机会。因此，多看原作就成为现实中的另一条途径。然而，现在的院校美术史教育重文献，轻图像的问题，往往

使得许多年轻的学者忽视偏废审视和解读图像，而具体的解读图像也缺少专门的训练和专门的课程。这无疑就造成了明清绘画史研究的难度以及研究不深入的问题。

万章的绘画史研究不在别人已有的范围之内寻找自己的研究突破口，而是在与广东省博物馆以及广东明清以来书画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展开对于明清绘画史的研究。所以，他的明清绘画史的研究显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我认为绘画史的研究应该有自己的学术方向和研究的特色，只有这样，才能在众多的美术史家中显现出自身存在的价值。毫无疑问，在当今的明清绘画史研究中，局限在几位重要的画家和主要的流派之间的研究占多数。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种不争的事实，这就是很多的研究实际上是非常雷同的，因为那些研究者所能见到的明清绘画史的资料就是那么多，新的发现非常有限。因此，如果从研究石涛、八大以及扬州八怪或者四王的角度来看，明清绘画史研究的成果实际上能有重要学术贡献的是非常地少，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如此，在大量的艺术史研究和写作中，包括博士论文在内的很多研究，基于研究者的学术根基的素养，真正能够发现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或者是发现问题而能找到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以及内在规律的，是很少的。

当代中国的艺术史研究历经改革开放以来的迅猛发展，研究者的数量增加巨多，但是，学术体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学术深度的加深。就目前现状来看，学术研究的深度在前人基础上往下延展的深度非常有限。虽然，从广度上看当今的艺术史研究，拓宽了领域，包括对于方法论的关注和研究等，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史研究的广度，可是，深度还没有加深太多。因此，像万章

这样的艺术史研究和写作就显现出特别的意义。因为艺术史研究不能仅局限于那么几位大家和那么几位名家，或者是集中在美术史中的几个流派之上。就明清绘画史而言，实际上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需要研究和值得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

明清绘画史是一个复杂的艺术构成。它在书画发展史上既有传承和基于历史原因的客观存在，又有不被人们知晓或难以知晓的内在关联，所以，明清绘画史的研究，如果能发现这些诸多问题的话，那么，绘画史的研究就可以展现出新的天地。但能够像万章这样刻苦努力去钻研、去研究的艺术史家并不多。在我们如今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氛围中，艺术史家能够沉下心来去研究一些个案的问题，能够在图书馆或在其他可以获得资料的途径中，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功课的话，艺术史研究才有可能往纵深的方向发展。

绘画史的研究需要才情，这是除功夫之外的另一方面的关键。收入在本文集中的九篇文章，反映了万章的艺术史研究方向，也反映出他的学问基础以及学术成就，更反映了他的才情。这其中有很深入的关于明清绘画的地方史研究，如《明清广东绘画的发展与演进》，还有《潘氏家族与岭南刻帖》，以及清代人物画中的葫芦研究；又有宏观的关于中国书画发展脉络的梳理，如关于明清历史题材、佛教题材、白描的研究。这些相互关联的文章表明了万章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每一位读者如果能够静下心来细细品读的话，既能够获得知识，又能够获得治学的方法，而他持之以恒的努力也是值得称道的。

陈履生

2017年12月23日

明清时期历史题材绘画述论

历史题材绘画的创作，由来已久。因其特有的“成教化，助人伦”的教育之需，其主题性与实用性功能往往胜于艺术性。在明清时期，历史画作为人物画的一个分支，虽然远不及山水画和花鸟画为盛，但其反映的历史风貌以及独有的叙事性功能，则不是山水画和花鸟画可比拟的。在摄影、电影技术尚未诞生的年代，通过绘制历史画来记录、宣扬正统的历史观，以图像学来替代传统的文字记述，也就成为当时主流画坛的重要抉择。在明清历史画中，既可见对前代历史的图像解读，亦可见对当朝历史的叙事性记述。因而，无论研究绘画史，还是研究政治、军事、文化、风俗、经济等历史，明清历史画都可作为以画证史的重要素材。

历史画是以历史传说或历史故事、历史人物为主题的人物画。这类题材相较于其他人物画，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很多从事人物画创作的明清画家，多有过创作历史画的经历。明清历史画的创作群体，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职业画家，其次是文人画家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部分), 绢本设色, 36.6厘米×630.6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也有不少作品是佚名画家所为, 无从判断其身份)。就历史画的种类看, 大致可分为帝王纪事、重要事件记述、历史故事(传说)、历史人物的再现、文人雅集、临写前人历史画等数种。虽然这种分类未必完全精准, 但基本涵括了明清时期历史画的各种门类。

一、以当朝帝王为主角的纪事性绘画

这类历史画具有纪实和叙事的功能, 其绘制的图像类似于皇帝的“起居注”, 与文字记录互为补充, 互为印证, 可以起到证史和补史的作用。这类主题性绘画创作在明清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仁宣之治”和“康乾盛世”最为盛行。

“仁宣之治”习惯上又被称为“仁宣盛世”, 是指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执政时期(1425—1435), 持续时间虽然并不长, 但却是明朝国力最为强盛、政治最为清明的时期, 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以帝王为主题的纪实性绘画。明代早期宫廷画家商喜的《宣宗(朱瞻基)行乐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写明宣宗率文武百官骑马郊游, 场面宏大, 视野开阔, 人物形态各异, 造型生动, 充分展示其盛世帝王的风采; 明代佚名画家所绘的《朱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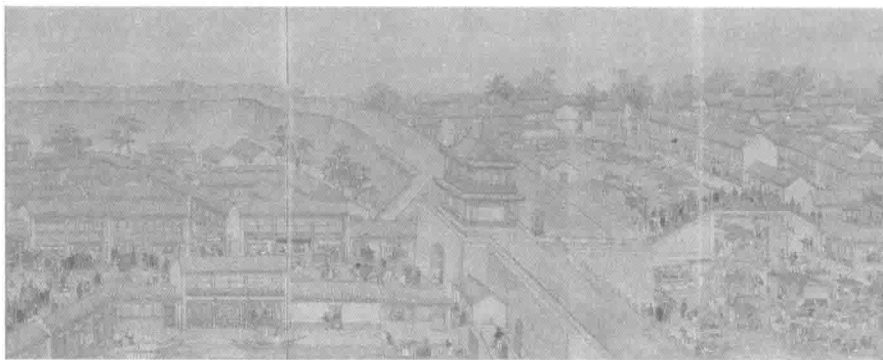


基射猎图轴》和《朱瞻基行乐图卷》(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分别描写朱瞻基射箭、蹴鞠、打马球、击球、投壶、返宫等场景^①,颇有今天所见连环画的性质。在此之后的明宪宗朱见深(1465—1487年在位)执政时期,也出现明代的另一段黄金时期,因此以明宪宗朱见深为主题的绘画也多见于院体宫廷绘画,如佚名画家所绘的《宪宗调禽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描绘其在花园中逗鸟行乐的场景;另一件同样是佚名画家所绘的《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描写明宪宗在元宵佳节期间,率众人在宫中游玩行乐^②,既描绘了彼时元宵节风俗习惯,也表现出宫中富丽堂皇的场面。明宪宗在执政晚期,耽于享乐,自己也长于绘事(有《武侯高卧图》《三鼠图卷》《岁朝佳兆图》《一团和气图》等行世),此两图或可反映其这一时期真实的生活状态。

“康乾盛世”又称为“康雍乾盛世”,是指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执政的一百三十余年的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

① 单国强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院体浙派绘画》,86—95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

② 关于《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可参见朱敏《〈宪宗元宵行乐图卷〉赏析》,《收藏家》2009年第1期。



清·徐扬《乾隆南巡图》之驻跸姑苏，纸本设色，全卷68.6厘米×1988.6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因此，以三代皇帝为主题的绘画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多彩，无论在创作的数量和篇幅方面，可谓前不见古人，后少来者。“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翬（1632—1717）等人所画的《康熙南巡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便是典型的例子。该图场景广阔，人物造型各异，栩栩如生，以宏大的场景再现了康熙率队南巡的历史事件，一种盛世胜景的气象呈现在画中；同样的宏大叙事也出现在徐扬的《乾隆南巡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该图描写乾隆于公元1751年第一次南巡江浙的情形，画中所展现的盛大场景是了解此时政治生态、官方礼仪、江南民俗、建筑特色、官风民风、官民服饰等各方面情况的珍贵图像，为美术史学、历史学和民俗、服饰等学科提供了罕见的原始资料。此外，由清宗室画家弘晅作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的《阅武楼阅武图卷》也是描写乾隆的画卷。该卷记录了乾隆于是年在京城西郊的阅武楼阅兵的场面，千军万马聚于一隅，人物虚实结合，以俯瞰角度所绘，更



体现出场景之广阔与气象之森严，正如作者题诗所言，“丹楼新构俯遥宽，茶火光消料峭寒。万马云屯整以暇，八旗星列劲而安。曲依南苑兹同盛，班扈西效此再现。远傲人初夸仅见，外藩部久惯经看。藏功恰际酬庸茂，定武弥怀保泰难。职忝领军兼侍从，赓歌才薄愧吟坛”^①，表现出躬逢盛世的历史情境；郎世宁（1688—1766）的《弘历观画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则描写了作为一个书画鉴藏家的乾隆的形象。

明清两代，以帝王肖像为主题的绘画也是层出不穷。除了悬挂于太庙供祭祀的肖像画以外，以观赏或宴集为题材的皇帝肖像画也极为丰富，如明代佚名画家所绘的《明太祖朱元璋像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光宗朱常洛朝服像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熹宗朱由校朝服像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代

^①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历史画）》，1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清·郎世宁《弘历观画图》，纸本设色，136.4厘米×62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宫廷画家所绘《清太祖努尔哈赤画像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高宗弘历像轴》、《清圣祖玄烨像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等，是当朝人绘的“圣上”像，为肖像画与历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蓝本。

这些直接描写明清两代帝王生活、执政情况的图像，无疑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状态，是研究明清历史的必不可少的辅证资料。

二、重要政治、军事、社会活动记述

明清时期历史画的另一主要特色，便是记述当朝发生的重要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活动，记述这些活动的画家多为宫廷画家，其中不少是佚名画家。

明代宫廷画家朱邦所绘的《王宫图》（大英博物馆藏）描写明代官员手执笏板，立于承天门（清代称天安门）金水桥西侧行礼的场景，与另一件明代佚名画家所绘的《北京宫城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都反映出明代紫禁城的风貌；明代佚名画家所绘的《王琼事迹图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描写明代工部尚书王琼（1450—1532）读书、为官、还家等场景，是了解明代官员仕迹的画本；明代弘治年间佚名画家所绘《十同年会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写闵珪、李东阳、王弼、焦芳、张达、刘大夏、谢铎、曾鉴、戴珊、陈清十位官员聚会的情景，是了解明代管制、朝服与礼仪的重要绘本。而明代佚名画家所绘的多件纪实绘画则记述了明代不同时期发生的重要政治、军事事件：《平番得胜图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描绘明代万历二年至四年之间（1574—1576）明军发兵、出征、平定诸部之役、赏功等各个纪